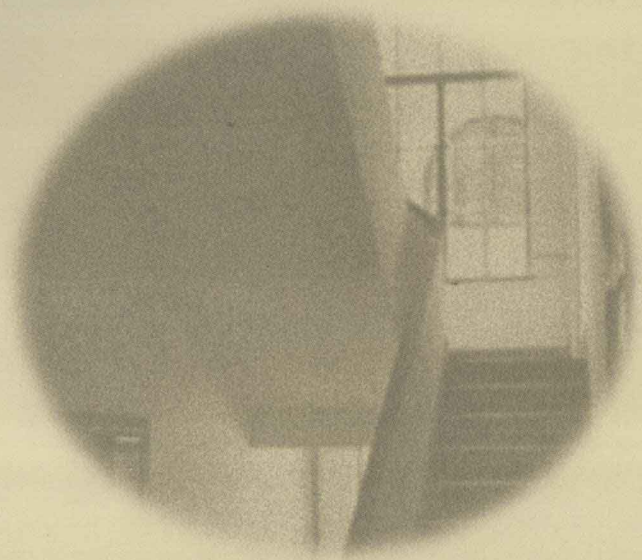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刘殿学 有关部门

《《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刘
殿
学
著

有关部门

《 》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有关部门 / 刘殿学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
2012.2

(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)

ISBN 978-7-5411-3405-0

I. ①有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小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17545 号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

BAINIAN BAIBU WEIXING XIAOSHUO JINGDIAN

有关部门

YOUGUAN BUMEN

刘殿学 著

责任编辑 罗新笛

整体设计 袁银昌

封面印前制作 上海袁银昌平面设计有限公司 胡斌 张艳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
社 址 四川省成都市槐树街2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排 版 陈倩 张梅 雷涛 高赫赫

印 刷 北京外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650mm×920mm 1/16

印 张 13.25

字 数 170 千
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405-0

定 价 1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书系顾问

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王 蒙	刘海涛	江曾培	汤吉夫
陈建功	郑宗培	桂晓风	雷 达



刘殿学 男，江苏盐城人，党员，大学文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曾当过多年中学语文教师。1987年进入鲁迅文学院学习。曾出版长篇小说《红枸杞》《绿丹蓝》及中短篇小说集和少儿长篇小说《天山雪狼》、少儿中篇小说《同桌的秘密》《在岸上行走的鱼》《少年阿凡提》及校园故事集、作文教学专著等著作25部。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日报》《新华日报》《小说界》《雨花》《延河》《北方文学》《飞天》《红岩》《小说选刊》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《作家文摘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儿童文学》《中学生》《儿童时代》《少年文艺》《故事大王》《中学时代》《金色少年》《少年月刊》《读友》《意林》《少儿文学选刊》等刊报。部分作品入选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《中华20世纪小说经典》《世界微型小说经典》《新中国60年小说大系》等100余种选集、选本，并被中学语文教科书及课外读物和语文试卷选用。数十篇小说译成英文、维文、哈萨克文。数十次获得各类文学奖，其中《一桶水》获首届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一等奖，《生命风景》获冰心儿童图书奖，荣登短篇小说风云人物榜，列为中国36位短篇小说星座作家之一。

总序

《百年百部微型小说经典》编选者邀我作个序。对于微型小说这一文学样式我很喜欢，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杂感，就是为其鼓与呼的，现不妨摘录于下，以示对这浩浩百卷的出版给予热烈的祝贺。

尽管人们可以对“微型小说”这一名称提出不同的意见，微型小说的存在却是一个事实。

它是一种机智，一种敏感，一种对生活中的某个场景、某个瞬间、某个侧面的忽然抓住，抓住了就表现出来的本领。

因而，它是一种眼光，一种艺术神经。一种一眼望到底的穿透力，一种一针见血、一语中的的叙述能力。

它是一种情绪、怅惘、惊叹、留连、幽默，只此一点。

它是一种智慧。简练是才能的姐妹。微型小说应该是小说中的警句。含蓄甚至还代表了一种品格：不想强加于人，不想当教师爷，充分地信任读者。

它是一种语言，举一反三，一以当十，字字千斤重。

它又是自成体系的一个世界，并不窘迫，并不寒伧，肝胆俱全。

它是谦虚的，它自称微型，自称小小。

它又是困难的，几百字，赤裸裸地摆在严明的读者面前，无法搭配，无法藏头露尾，无法搞障眼法。

它是一种机遇，踏破铁鞋无觅处。它也许是一种命运吧！命运啊，这一生，你能给我几篇像样的“微型”呢？

王 蒙

2011年9月26日

目
录

春天里，生命的色彩-----	1
一桶水-----	5
有关部门-----	8
墨 宝-----	11
不要忽略与儿子相处-----	13
给你两巴掌-----	15
人之初-----	17
请你给我擦一回皮鞋-----	19
一步之差-----	21
哀婉的琴声-----	23
穆罕默德大叔-----	25
动人的谎言-----	27
他当了一回总统-----	32
父亲心中的那只鸟-----	36
钉子与蜻蜓-----	38
车儿呀，你慢些走-----	40
会飞的小花帽-----	42
民警的妻子-----	44
永恒的爱-----	46
医 怪-----	49
好大一棵树-----	54
多走了几步路-----	57
乡下人-----	59
书记他爹-----	62
一种惆怅-----	64
墓碑取款机-----	66
手 殇-----	68
你别乱来-----	70

听话听音	72
文六希金	74
我找马局长	76
级 别	78
报 酬	80
“蔡一针”	82
小毛驴进城	87
会拉压脖子琴的老师	89
练琴的小女孩	93
收购作家	95
城市上空的虹	98
炸 碑	100
难道你不信任我吗	103
茶 圣	106
生命风景	110
高楼本是穷人修	113
圣伯纳之死	118
献 字	120
历史文物	122
地球仪	124
赤 感	125
红棺黑棺	128
摄影大师王有泉	130
一个人的车站	132
母 亲	137
在家吃顿饭	139
掉到井下的驴	141
红车的故事	144

猴头金 -----	149
快乐一点好吗 -----	154
ISO教授 -----	156
伯仲之间 -----	158
二月里来 -----	160
非常很好 -----	162
莫道伤心时 -----	164
拉 锁 -----	166
逛超市 -----	168
黑暗中看到的 -----	170
院 士 -----	172
寻夫记 -----	174
昙花一现 -----	177
首席民工 -----	179
渴 -----	181
纸科长 -----	183
选模范 -----	185
组织处分 -----	187
血汗钱 -----	189
死 账 -----	192
传达精神 -----	194

春天里，生命的色彩

今天下午，接到内地援疆高级中学春季入学通知书，明天就得启程前往西安。我要一个人走，妈非得叫他送我。

自从我爸去世后，他爷儿俩，每年秋天，都从甘肃老家到我们家来帮助拾棉花。那一年，棉花拾完了，他们就不走了。

我懂我妈的意思。但是，我没有办法。

他们一住下来，简直成了多余的人，就像小数点后边除不尽的余数。家里处处不自然，眼睛鼻子都碍事。我特别不想看到他们，每天天不亮，我就去上学。天黑透了，才回家。一天三顿，我一个人端到自己房间里去吃，不跟他们在一起吃。我讨厌看到那两双可怜巴巴的眼睛。尤其讨厌他爹动不动就往我碗里夹菜。每次夹给我的菜，我偷偷丢到桌下边，喂猫。

我知道，我这样做，妈心里很难过，她希望我跟他们好，叫声爸，叫声哥。

可是，我做不到。我只有一个决心，坚决不考本团场的高级中学，一定要考内地援疆高中班，离开这个家，永远不跟他们在一起。

今天，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！

全家人连夜给我做准备。忙完了，妈睡到我床上，说：“秀，妈对不起你！你爸死后，妈也是实在没法，才走这一步。妈又有病，这么多的地，家里没个男劳力，多困难哪！你三年高中，少说，还要四五万，高中毕业上大学，那得要多少钱哪！这得靠他们爷俩包地。唉！妈也知道，女儿家，人大心大，妈也不怪你。秀，天亮，你就要走了！他送你

走，你叫他一声哥，好吗？他今年十五了，大你一岁。大一天也是哥哩。唉！其实，这孩子也怪可怜的，从小没个妈！才十几岁，他爹就让他干大人的活。唉！没爹没妈的孩子都叫苦啊！”

我不吭声。我知道妈这一辈子不容易。爸死了，她那样困难，也没让我辍学。但要我叫他爸，叫他哥，实在是难办到。为了临行前能安慰妈一次，我把手放到妈的手上，表示愿意听妈的话。

可第二天，要说的话都想好了，还是没有勇气叫他们。

说实在的，他爷儿俩，人并不坏，一老一小，两个老实疙瘩，天不亮下地，黑透了，也不见回家。不管地里的活多么紧，他们都不让我缺一天课。每到下雨下雪，妈还叫他给我送雨伞，送雨鞋。

其实，我宁可淋着冻着，也不愿让他到我们学校里去，生怕班里的同学问我他是谁。如果不带偏见的话，其实，他长得并不难看，高高的个子，长长的脸，眉宇间还带有几分帅气。要是命运对他公平些，他完全有资格成为一名优秀的高中生。

咣当咣当！咣当咣当！……

45次特快豪华列车，就像一条巨大的彩幔，穿行在西部大戈壁春天的原野上，将我与家的距离越拉越长！坐累了，我就把头放在小茶桌上，假睡。反正不想朝对面看。我知道，他，正端坐在那儿，双手夹在两腿中间，木头一样，不说，也不动，永远那样老老实实在地看窗外。我看书。他不看书。我不吃车上的饭，吃干粮。他饿了，就自己买一点饭吃。

火车缓缓地游进兰州站。

火车一停，那些卖东西的人，一个个拍着车窗叫卖。

我看见一个卖五香花生的妇女，问：“花生多少钱一包？”

“一块。要不要？”那个妇女拿起一包花生，问。

我拿出一张五块。说：“买两包。”

那妇女收了钱，先给了我两包花生。旋即，手在袋子里抓了抓，不找钱，掉头想走。

我正急得要喊，只见他眼疾手快，立即从车窗中探出大半个身子，一把抓住那个妇女头发，命令似的：“找钱！”

天！我第一次看到他那样怒不可遏！假如那个妇女再不找三块钱，他会把她从车窗外提进来的。

我接过那妇女找来的三块钱，刚要坐下，一个刚在兰州上车的中年男子，手里拽着两个大包，要把行李往我旁边放。

他马上站起来，说：“对不起！那个座位有人。”

那个中年男子马上又抓起包：“有人？人在哪？”

“下车买东西去了。”他虎着脸，一字一顿地告诉那人。

天晓得，关键时候，他竟能使出点小阴谋。

车又开动了。

我对他看了一眼，心里好一阵感激。很想趁此机会跟他说话，但嘴张了几张，终究没说出来，就将手里的两包花生，分给他一包。

他说不饿，要我留着慢慢吃。说天黑了，再没有卖东西的了。

夜里11点，火车才到达西安。

西安火车站好大呀！

大概是因为自己胆小的缘故，提着包，一步不离地跟着他往前挤。原先那么傲慢、那么不可一世的我，不知哪去了，竟可怜得像只小羊羔，小心翼翼地绕着放羊人的腿。他就跟我的亲哥一样，那么卖力，一边肩上背着个两个大包，一边肩上扛着大被卷卷，膀弯里还套两小包，走得那么艰难，还不时地回过头来看我，生怕我被挤丢了。

我从来没钻过地道，我心里害怕极了！嘴也不那么硬了，没头没脑地问：“哎！这钻到哪了？哎！走得对不对？”

他很坚决：“不用问。对着呢。就打这儿出口。”

“你走过吗？”我第一次喊他“你”。

“走过。那年，跟大(爹)来新疆，也是这样钻的。没错，跟着我！”他命令似的不容我多话。

我心里暗自庆幸，好在听妈的话，让他来送我。否则，这会儿准该哭鼻子了。

我跟着他在地道里几个弯儿一拐，忽见前方一片灯火辉煌！车站出口处好不热闹！

我抬眼一看，看到人头上举起一溜的牌子，都是各个学校来车站接新生的。

打老远地，我看见一块牌上写着“陕西师大附中新疆班”几个字，就高兴得大叫：“哎！师大附中！哎！那儿！”我连忙从人空中挤过去，拿出我的入学通知书。

那些男生们便热情地接待了我。

一个戴眼镜的高个儿男生，从我手里接下包，叫我们动作快些，说他们还要接西藏班新生。

另一个男生走过去，从他肩上往下拿包。问我：“哎，王金秀，他是你什么人？你哥吗？”

我慌乱地点点头。

那男生又说：“那好，一起上车吧。师大附中招待所，家属全部免费。”

他放下包。说：“不了，秀交给你们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在车站上坐会儿，夜里1点，搭上45次特快回新疆。”

那男生说：“哇！忙啥？到了西安，还不好好玩玩？去看看半坡呀、兵马俑呀、去华清池洗个澡呀……来来来，上车上车！”

“不了，俺家里地里棉花要开始种了，俺爹俺娘忙不过来。”他说着，硬从车上往下跨。

车开动了。

那个男生赶快捅我，说：“咦！王金秀，跟你哥说再见呀？”

“哥！……”我从车窗伸出手，一下子觉得心里泪汪汪的，好想哭！

他一听，连忙转过身，笑着对我挥手。

我第一次看到他笑。

一桶水

从基地到沙漠腹地的 205 井，两百多公里，正好有顺路的油罐车，秀就带着儿子去井上看大泉。大泉有半年多不回基地了，说，当了领班，更忙。唉！忙不忙，就这样！跟了这班油狗儿做老婆，就得有那个耐性。

手机打到井上，班里几个小伙子乐的！

“小非洲”说：“泉哥，我给嫂子先准备一杯凉水，啊？天热哩。”

“曼德拉”一抹“小非洲”脑袋：“你懂个屁，得先准备‘招待所’，知道啵？”说着，就找来块旧篷布，将小篷屋一角的大泉那张小床隔开。

大泉知道“曼德拉”啥意思，不说话，光笑。

那个开车的师傅人好，20 来吨的大油罐车，戈壁七拐八拐，一直把秀送到小篷屋门口。

五个汉子，下午没班，全在，见到秀拽着小儿子从车上下来，一个

劲地咧着大嘴拍巴掌。弄得秀一时不知所措，红着脸低着头笑。一眼瞥见大泉站在人后边，几步走上去，捶了他一下，慌慌地撇下小儿子，逃也似的先进了小篷屋。

那个小儿子倒是没见过这般热烈欢迎的场面，就跟接待奥巴马似的。他不想跟妈进屋，捧着膀子，不要他爸抱，光对那几个黑脸叔叔看。

“曼德拉”喜欢得什么似的，蹲下去，手摸着人家的小鸡儿：“哎哎，狗儿，你看看，这五个人，你爱叫谁爸？”

“爸。”

“嗨！我当爸了！你们听见没有呀！哈哈哈哈，我当爸了……”“曼德拉”乐得用头去抵狗儿的小肚子。

“小非洲”听狗儿叫了“曼德拉”一声爸，心里痒，连忙拉过狗儿：“哎哎哎，你叫我什么？”

“爸。”狗儿三岁，谁问啥说啥。

“嗨！我也当爸了！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去去去！”“曼德拉”推开“小非洲”，“你才多大？就想当爸啦？自己的小鸡鸡都没分头尾哩！人家狗儿叫我爸还差不多。”又拉过狗儿，“狗儿，再叫我一声，给你糖好不好？”

“爸。”

“曼德拉”马上将糖塞进狗儿嘴里，又去顶狗儿的肚子。

“爸爸们”乐成一堆儿，他争你夺，抢着抱，抢着亲，又粗又黑的大毛嘴，把人家嫩嫩的小脸蛋儿亲得发红。

这时，有人拿眼这么偷着一寻，大泉不见了。再往小篷屋里听听，那围布里边，正在悄着声儿说话：“秀……”

“秀。”“曼德拉”心里痒痒的，小声跟里边学了一句。

里边人没听见。继续窃窃地说：“我不用你喊我。你说，半年多了，

想不想我嘛？”

里边的大泉羞答答地还没来得及说想不想，外边倒有人先替他说了：“想！想死我了也！”

说完，大伙偷偷一乐，马上自觉地散溜开去，叫“小非洲”在外边看着狗儿玩，不准任何人进屋。否则，上了井，多扛五包水泥。

“小非洲”领着狗儿去戈壁滩的蒿丛里捉蚂蚱。狗儿跟在后边，一顿一顿地走。走到门前的红桶旁边，突然停下来，撅着小鸡儿，往里边尿尿。

“小非洲”一见，马上回过头：“狗儿！哎哎哎，狗儿！……”

一声没喊完，大泉在门里先看到了，大步跨出来，对着儿子的光屁股，“啪！”一巴掌：“你狗日的，这能尿？！”

狗儿一吓，尿线立马断了，捂着屁股，望着大泉的脸，嘴一撇，“哇——！”大哭起来。

刚散溜开去的“爸爸们”一听，赶快跑回来。看看狗儿圆溜溜的小屁股蛋上，五条红蛇棱，一条一条往起棱，心里就疼死了！一个个瞪起眼，吼大泉：

“你二球呀你？！你二球！”

大泉不听吼，急得拉过儿子，还要再来一下。

“曼德拉”紧紧地搂住狗儿，抚摸着狗儿一红棱一红棱的屁股，一抹泪，狠狠地梗起头：“你一个人的儿子？他刚才叫我爸哩，你没听见？”

大泉急得一跺脚：“你看看，这狗日的把这桶水给整的？全班一天只能分到一桶饮用水。待会，大伙就要灌水上井，咋办？”

“那怕啥？童子尿去火，知道啵？真是！”“曼德拉”说着，又对一边的“小非洲”发态度，“你愣着干啥？给大伙灌水准备上井！”

“小非洲”转身去小篷屋里叮叮当当把大伙的水壶找来。